

**Name: Trace Siu**

**Country: Hong Kong**

**Organization: NA**

**Solution: 香港留美傳播系學生**

## 做女人

前幾天考試，在作戰狀態中的我，為了爭取時間溫習，一身不修邊幅的裝束——T-shirt、loung pants 加 hoodie 上學校的圖書館溫習。為了要拿複習所需的 papers，我到了平時我十年都不會去一次的人文學圖書館。我步到櫃檯前面，眼前出現一張熟悉的面孔，我呆了數秒，眨了眨眼，突然發覺事情不妙——是K君！我恨不得立即鑽洞藏起自己，但事實是一切已經太遲——他什麼都已經見到了，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已經被徹底破壞，覆水難收。我看著K君面上露出詫異的表情，心想，既然事情都已成定局，那麼就算丟架，都一定要丟得好好睇睇。

「咦？乜你喺呢度返工架？」我裝作輕描淡寫。

「妖，我講過好多次啦！」他果然還是一如以往，用詞粗鄙。看到他這麼正常的反應，我頓時鬆一口氣；可能他根本沒留意得到我的襤褸衣衫！

「哦，係咩？Anyway，我嚟係借 115 的 papers。」

「得啦。」他隨即站起來，在書架上拿了一個公文袋遞給我。

自覺穿著如此不能見人的衣服，我不敢久留，把公文袋接過來就馬上轉身離開，找了個角落躲得遠遠的坐下看 paper，不知不覺就看到六時。

「喂！好似關門喇喎。」一把聲音在我頭頂叫道。

「知喇。」我抬起頭，看著他忙著整理椅子用心的樣子，不禁有點兒不捨得這裡的空氣，雖然我真的很想趕快回家換掉這身丟人現眼的衣服。

「喂，食唔食飯？」他突然在我身前停了下來。

「吓？宜家？今日？」我只顧遮掩我上揚的嘴角，結果口裡噴出胡言亂語。天啊，係人都知他是說現在啊！難道是問下年嗎？！唉，為什麼在他面前我總是說錯話？

「係呀，癡線，唔通我問你聽日呀！出去等我啦。」他手臂向上揮了揮，笑我胡說八道。

他媽的，這算是什麼態度？我是你的傭人嗎？我不忿被他任意差遣，可是雙腳還是乖乖地站在圖書館外。唉，look at you Trace, what have you come to?

-----

「哇，嗰個 Steven，正一偽君子！」K君說得興起。「平時就扮曬斯文正經，死話自己唔溝女、對女冇興趣，結果嗰日 Drinking Party 咪原形畢露囉！」

「點樣原形畢露法呀？」我問。

「唉，講起就『慶』。我哋嗰日成班人一齊開 drinking party，幾個男仔一個女仔。有人提出『錫心口』的 dare，眾人同意，結果就抽到 Steven 同嗰個女仔！咁話明心口係呢度呀嘛。」他指了一指自己胸膛中央的上方。「你知唔知 Steven 點？佢居然錫到去呢度！」他指著自己乳頭的位置。「你話冇冇人會錫心口錫到去咁遠？佢仲夠膽死事後否認自己咸濕，話自己只係瞄錯咗，癡線，搵鬼信咩！」

「唔係呀嘛？佢會唔會誤會咗心口的位置呀？」我很難相信有人可以如此猴擒。

「癡線！點會呀？就算係呀，你諗吓，一個正人君子，會唔會做得出呢啲咁嘅嘢！」他破口大罵。

「咁又係... 唉，最衰係佢仲要否認果吓！Anyway，咁個女仔有咩反應？」

「咩有咩反應？」

「佢咁樣俾人咁侵犯法嗎！」

「哦，有嘢，嗰女仔好好人架，好 nice，佢知道 Steven 唔小心，無咩所謂。」

聽罷，呆了，這次真的輪到我說「癡線」了。

「嗰女仔好好人架，好 nice」？聽起上來，荒謬得猶如有女生被強姦過後，沒有作出指控，就被認定為她「好好人，所以不會計較被強姦」！一個人不去追究一件事情，不代表他就不介意、不計較。在當時的情況下，比較被動的女生當然不好意思眾目睽睽之下大發雷霆，可是，她沒有當眾發惡，不是因為她不介意，而是礙於當時的情況——她是唯一一個在場的女子，而一眾男士們，不像女人，絕大部份機會不會明白，當一個女人被一個咸濕佬親了她的乳頭，她所受到的心靈創傷是何其之大；假如她當時發作起來，要求他賠償或者鄭重道歉，男士們很大機會會認為她小題大做、無理取鬧，甚或是潑婦一名，到時候，不單止身心受創，連「好 nice」的名聲也毀掉！

唉，可是女人啊，女人啊，我知道你心地善良胸襟廣闊，但這不是展現你的氣量的時候！那個咸濕佬，

是確切切的犯了錯，你不能夠因為怕被標籤為惡婦，就把委屈都往下嚥，讓人以為你是任由別人隨意踐踏的門毯。我知道，在這個時勢，做女人很難，只要稍為 **aggressive** 少少，就被冠以什麼「港女」、「八婆」之名，所以為了讓自己顯得溫婉可人，我們就算被佔便宜了，都不願吭聲，以為這樣就是溫柔、賢淑。可是，千萬要搞清楚，溫柔不等於順從，而是對萬物都有關愛之情；可愛不等於愚蠢，而是保持著一片赤子之心；善解人意不等於逆來順受，而是洞悉世事後學會通情達理。這個，才叫做「女性美」，而非每次被欺負，都坐著等著，期望白馬王子來拯救——對不起，那叫做「有用」。你不首先好好愛惜和保護自己，是沒有人會同情你，沒有人會平白無事走出來為你抱打不平的，到最後落得遍體鱗傷，難道就真的只抱著「好 nice」此名渡日嗎？何苦這樣虧待自己？

我幾時都話，做女人，不能夠因為恃著自己是女人就以為有特權，亦更加不能夠恃著自己是女人等別人來保護你，把愛惜自己的責任推到別人身上。自己的快樂，自己的幸福，自己承擔責任，一來沒有人有義務保護你，二來不是每一次都會這麼幸運有人在旁替你出聲，三來沒有人比你更清楚你的需要。我並不是像袁彌明小姐那樣說，受亦舒荼毒，提倡盲目地追求經濟獨立，我只是覺得，作為一個人，不論男人也好，女人也好，也有責任好好照顧自己。

現時社會太多人誤解「女性美」，把弱質和女性化劃上等號，但事實是，一個真正美麗的女人，和「弱質」這個字根本扯不上絲毫關係。真正美麗的女人，是含辛茹苦用超乎常人的毅力和意志撫養孩子成人的媽媽，是坐言起行對弱勢社群伸出援手的德蘭修女，是為了捍衛民主自由而挺身而出的昂山素姬。我們根本不需要亦不應該在「做女人」和「堅強、自強」之間二選一——那是一個陷阱。一個美麗的女人，應該又溫柔，又堅強；又對人體貼，又懂得保護自己；又嫵媚，又堅守著自己信念和原則，必要時候甚至執起劍，去保護身邊的孩子，打開口，去為發不了聲的人說話。

人人都說美人美人，但真正的美，又何止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和一張嬌滴滴的櫻唇呢？

P.S. 雖然，我不排除其實那位女士壓根兒沒有介意過。That's a whole other story in itself.

Source: <http://hkblog.xanga.com/723814210/%e5%81%9a%e5%a5%b3%e4%ba%ba/>





